

19年後再聚首 兩代男生變奏經典



全男班 玩轉性別議題

《男生》是Yuri（伍宇烈）1996年獲CCDC委約而創作，與梅卓燕的《女相》一起組成double-bill作品《男生·女相》。「當時小梅說：『哎呀，我不懂排男生的。』就把女生全拉走了。那好吧，我只能排男生了。但其實，我跳芭蕾，很少這樣排男生的。」他看着眼前這幫男舞者，心裡想着該如何從自己和他們的經驗出發，讓他們展現自己的身體，「談談自己」。正如他所說，「身體語言也是一種文字」，編寫得恰如其分才能引人越讀越深。

六位男舞者，葉步鵬、葉忠文、吳文安、劉傑仁、王榮祿與華超，前五位都來自馬來西亞。他們氣質不同、性格各異，最終在舞台上跳出七段舞蹈，將芭蕾、現代舞、體操動作共冶一爐，不僅展現出出色的技巧，更傳達出一種親密無間的默契。

七段舞蹈每段情境都不大相同，看起來似乎也沒有什麼關聯，但其實都默默訴說同一個主題：男人是什麼？家庭與社會對男性的期望是什麼？男性又如何面對這種期待而作出生活的抉擇？

但有趣的是，雖然從性別議題出發，觀眾卻在演出中讀出了一種更大的焦慮。《男生》首演在1996年，97回歸已然不遠。舞台上掛着的時鐘倒數着，一個身穿鳳冠霞帔全身火紅的新嫁像幽靈一樣徘徊……所有這些都讓人聯想到面對回歸，香港人的迷茫、不安和困惑。其中一段尤其挑動觀眾神經：穿着紅底黃星星泳褲的北京舞者華超，在把桿上自信地展示自己的身體，如同一隻驕傲



■《男再生》綵排照

的公雞。背景音樂，是雄赳赳的《男兒當自強》。其他舞者，或作出武術的動作，或一臉嚴肅地在台前靜默，兩組人形成鮮明對比。但事情很快變得荒腔走板起來。華超躺在地上，享受地曬起了日光浴，還露出「十月初五的月光」；前面，正襟危坐的舞者被一陣電話鈴聲「破了功」，背過身子訕訕地講起了電話。最後，一位舞者默默走向把桿，把剛臥上桿的華超擠下了地。觀眾忍不住哄笑起來。這些跳脫，當然可以解釋為是對所謂中華男兒流血不流淚，或「男兒當自強」等剛硬形象的戲謔，但華超與其他馬來舞者間疏離、格格不入甚至對立的微妙關係，卻給了觀眾更有意思的想像空間。

之後，《男生》被帶往世界各地演出，1998年獲得法國Bagnolet編舞比賽金獎，同年被邀請至法國參加Les VI Rencontres choregraphiques internationales de Seine-Saint-Denis的展演。Yuri也為作品變奏出半小時的「短版」以及五人版。香港三大舞蹈團：CCDC、香港舞蹈團與香港芭蕾舞團的舞者都跳過這個作品，之後還有了《雲門2》的版和全女生版《女大當家》。

如果說首演時，政治意味避無可避，那麼



在之後的時光中，在不同舞者的打磨下，《男生》的意義卻更自由寬廣起來。舞台上的時鐘，不再指着九七倒數，卻是指向生命的盡頭，而走上舞台的一代代男生們，如赤裸着開場，慢慢穿上衣服，帶着各自的期許、困惑與掙扎走向滾滾紅塵。

再回首 仍是餘味無窮

19年過去了，當時的「馬來幫」已經各奔前程。他們有人留在香港辦起了舞團，有人回到馬來西亞做起了老師，也有人轉戰美容業，幹得風生水起。這次再聚，他們早已不是當年的「小鮮肉」，長了年紀，多了肚臍，這群熟男再跳《男生》，卻沒想到更有味道。正如Yuri所說，《男生》好看的不只是動作和編排，而是舞者間作為一個整體的那種默契。當時的這幫馬來西亞舞者，離鄉背井來到香港，他們之間的親密感在台上滲出來，打動了觀眾。時隔19年，五人再聚首，有了更多的成熟韻味，這時，再加上一個台灣年輕舞者周書毅，便又多了一種傳承的意味。

「這次排的時候，個個都叫痛的，好多呻吟聲，但其實大家都很享受。」Yuri說，他



最感動，是看到陳宜今為周書毅作示範，「好厲害，宜今跳的太是那件事，或者說他的人就是那件事，而不僅僅是『明白』而已。他的腳已經去不到那裡，但一放music，就像上了身一樣，那種timing，那種力量，看得我好激動。他的過去、他的現在，他的未來……好多emotion在其中。」

當時舞者之一的阿祿（王榮祿），現在已是不加鎖舞踊館的藝術總監。能和當年的夥伴相聚再跳《男生》，他直言很感動：「當年自己28歲，正處於一個階段，曾想過要不要轉行，心裡熱情似乎沒那麼大，反而現在再跳，熱情燃燒得更炙熱，很溫暖。」回想當年的排練時光，阿祿爆料Yuri簡直就是魔鬼工作狂。「廁所break只有『一分鐘零兩秒』，中午輪流放我們去吃飯，給他買飯回來他也不吃，要一直排到下午才吃，就是一排一直排，很恐怖。當時我想，他會不會死啊？或者我們會不會死啊?!」他印象最深刻的是跳芭蕾舞的Yuri對動作細節的「斤斤計較」，「比如『brother four』那段，四個人坐在platform上，肩膀間要隔開多少吋，他花好多時間去講這些細節。當時不明白為甚麼要這樣，觀眾誰會看得到呀！」但就是

對形式的雕琢，反而自然而然成就了內容。「慢慢的，我們會明白他多些，他不用去說想要什麼思想，我們反而慢慢理解他想要的效果，甚至會開始緊張他緊張的東西，比如那粒音是不是踩準了，比如大家的呼吸是不是一致，無形中加強了我們幾人的專注力。」他說Yuri最厲害的，就是可以根據每個人的特性為其編舞，「他在你身上找到最好的東西。到了最後，已經不需要去解釋你想要講的內容，所有的已經通過我們的身體傳遞。」

《男再生》回到原點再出發

除了和以前的兄弟們重溫男生夢，阿祿更想將《男生》在新一代舞者身上「再生」。他找來丘展誠、李偉能、黎德威、李振宇及伍詠豪，同場上演《男再生》，是回應，也是消解和重構。「剛開始時，我叫他們去學《男生》的一些片段，但如果只是這樣似乎不夠，於是乾脆重新出發，仍然用《男生》裡面的經典道具——扶把、吉他和platform，看另外這班男生會玩出什麼，又建立起什麼。現在看來，這個舞不能獨立看，它似乎是一種聯想和回應。《男生》裡的扶把很穩陣，我們卻是一來就把它拆走，用來做其他事情，玩起鋼管舞什麼的。這一次，沒有刻意去探索男性性別上的價值觀，只是用自己的身份去參與這三個道具的互動。」

從《男生》到《男再生》，從建構、戲謔，到拆解、重讀，一個作品經過19年，箇中意義早已不斷變幻跳躍、層層出新。這個舞台上的夢，還在等待着下一班男生的登場。

余隆+拉赫林=最佳拍檔 技藝台風洋溢柔情激情

無論是木管、弦樂，還是銅管樂，特別是在引子中已發揮重要作用的法國號，在韋伯所寫的歌劇《奧伯龍》的序曲中，都發揮了熱身的效果。接着上場的，是本次音樂會的主角——首次和廣州交響樂團合作的小提琴家朱利安·拉赫林（Julian Rachlin）。他演奏孟德爾遜的E小調小提琴協奏曲，在簡短的樂隊引子後，獨奏小提琴奏出的主題即將場內的氣氛帶進富有生命活力的狀態中，散發出一種皇室魅力。

王者強人 廣州攜手

拉赫林生於立陶宛一個音樂世家，四歲移居奧地利，1988年在歐洲電視網絡比賽中贏得「年度最佳青年音樂家大獎」而一夜成名，二十多年來已和無數一流大樂團合作過，被認為是這個時代最令人興奮和備受尊崇的王者級小提琴家。當晚的指揮，則是剛於一月中旬宣佈出任香港管弦樂團首席客座指揮的余隆。

這位中國樂壇的強人，不僅出掌三大交響樂團（「中國愛樂」、「上交」和「廣交」），還是北京國際音樂節、上海夏季音樂節、上海音樂學院樂隊學院的總當家……難怪他和「港樂」排期不易了！這次在廣州不僅目睹這位樂壇強人的指揮丰采，更意外地發現，余隆和拉赫林可謂是一對最佳拍檔。

拉赫林當晚展示出王者丰采，不僅因為他下半場再度出演奏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協奏曲，來取代用作壓軸的交響曲，從而將四大小提琴協奏曲中的兩首重分量且風格對比強烈的作品一晚奏完，展現出超卓的小提琴演奏技藝；更主要的是他的台風魅力，既能散發出萬種柔情，又能綻放出澎湃激情，那種大師般的光芒，將作為指揮的余隆，及作為「對手」的六十五位樂師全都掩去了。

「廣交」奏完《奧伯龍》序曲，編制人數縮

減為標準的雙管編制，弦樂五部為13+12+10+10+8，另加木管八支，法國號及小號各二，兩首協奏曲都以此六十五人的編制，與拉赫林那把1704年製造的斯特拉迪瓦里名琴「抗衡」。

拉赫林當晚選奏該兩首經典名曲，一首展示他在維也納成長學習所傳承的德奧傳統，另一首反映他與生俱來的斯拉夫民族文化；不過，儘管兩首作品有很鮮明的對比，但在他弦下，孟德爾遜的高貴柔美中亦不乏熱切火爆的感情，柴可夫斯基的粗狂激情中同樣有優美纖細如夢幻般的抒情詩意。可以說，在他弦下，兩首樂曲，都發揮他能將柔情和激情自然轉化的處理技藝。

十足投入 萬分肉緊

兩首樂曲的明快激情之處，與樂隊的呼應緊扣，讓人興奮；但更讓人迷醉的是慢板樂章，這兩個樂章余隆都放下指揮棒，只用雙手來凸顯出那種直接「到肉」的感覺。而拉赫林手中名琴音色無比漂亮纖巧，結合着飽滿情感，再加上「廣交」個別樂器出色的獨奏，孟德爾遜曲中的法國號、小號、雙簧管，柴可夫斯基曲中的法國號、單簧管、長笛，都奏出了富有表情吸引力的旋律，與小提琴的獨奏作出呼應拱托，確是無比美妙。在此亦見出余隆帶引着樂團作出的美妙配合，正好能激起拉赫林的技藝發揮，兩人確是一雙最佳拍檔。

拉赫林生於1974年，但在舞台上看來遠比他的實際年齡年輕，是位大帥哥。他的演奏可說是十足投入、萬分肉緊，肢體語言變化豐富，能自然地結合着琴音，大大增強感染力。例如在柴可夫斯基的第一樂章尾聲出現前，拉赫林便隨着琴音猛然轉身，面對着與他競逐的第一、二小提琴組。強烈的面部表情不僅讓兩



組小提琴奏出同樣具有激烈感情的樂音，觀眾的情緒亦被大大刺激起來。當然更強烈的刺激是全曲結束前的樂段，拉赫林以超技般的能量，奏出具有飛快衝擊力、有如跑車般的歡騰光輝旋律，和樂隊一起將全曲推上高潮結束，由此引來止息不了的熱烈掌聲！

難以讓人置信的是，拉赫林在奏完兩首演奏時間合共超過一小時的大作品後，竟然仍有精力加奏瓦薩伊（E.Ysaye）的高難度無伴奏第三奏鳴曲！而且七分鐘的炫技式音樂一氣呵成，衝勁十足，讓全場觀眾更加火熱了！更出人意料的是，作為「廣交」音樂總監的余隆告訴觀眾，在維也納成長的拉赫林要指揮樂團，讓大家認識小約翰和約瑟夫·史特勞斯兄弟合作的真正的《撥弦波爾卡》（Pizzicato Polka）。二話不說，拉赫林已走上指揮台，余隆更走到樂團最後排的打擊樂組，拿起三角鐵來配合着拉赫林帶着誇張笑謔、有如打功夫般的動作，與弦樂組以撥弦奏出充滿嬉笑歡樂的兩分鐘音樂，讓大家帶着盡興的愉快心情離場。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余隆最初原是學打擊樂的，但當年考試時卻有人說他不適合學音樂，而當晚則是他在樂團中演奏打擊樂的第一次，由此亦產生了前所未見的拉赫林指揮與余隆擊打三角鐵的最佳組合！據余隆說，今年十二月他終能抽出檔期和香港管弦樂團合作（明年三月則是第二次），未知會否再帶同拉赫林來香港，重現這次「最佳拍檔」的演出呢？

■文、圖：周凡夫

第七屆香港小劇場獎 社會題材廣受關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岳悅）由101arts.net 藝術新聞網主辦的「第七屆香港小劇場獎」日前在香港演藝學院長廊公佈得獎名單。「影話戲」憑借《我的50呎豪華生活》囊括「最佳整體演出」、「最佳劇本」及「最佳舞台效果」三獎，「前進進戲劇工作坊」則憑《城市一切如常》奪「最佳導演」、「最佳女主角」及「優秀女演員」獎。

曾是第三屆小劇場優秀女演員的梁小冰，此次為最佳男主角頒獎。她希望自己一年可以至少做一次舞台劇，「舞台劇的演員都很有實力，不僅演技好，道德操守也有高水準，與他們合作使我學到很多，所以演舞台劇對我而言是一種再培訓。」她又笑言最佳男主角和最佳老公有很多相似之處，「都是要注重外形、實力、持久力，還要有愛。」

導演張堅庭則頒發「最佳劇本」獎，他認為電影、電視和舞台的劇本有很大不同，「電影劇本充滿個性，有很大的發揮空間；電視劇本好像豉油，貼近生活，增添滋味；舞台劇本則像老婆，時時私語。」張堅庭同時表示舞台劇本的特別之處還在於編劇

和觀眾在同一個空間呼吸，所以創作劇本的功力非常重要，故結果揭曉前他說：「得獎者請留下聯繫方式，以後我可能會找你寫劇本。」

獲三獎的《我的50呎豪華生活》一劇，因特殊而又貼近生活的題材而廣受關注，編劇羅靜雯上台領獎時除感謝團隊、師友及親人外，還表示：「最應該感謝的是那些劏房的住戶，他們願意接受訪問，並講出自己生活中最真實的一面，這些都是創作劇本的靈感來源。」她亦透露，創作該劇時團隊成員都是抱着嘗試的心態，「劇本創作時，愈是感到頭痛的事愈是挑戰，好似人生，愈是你覺得不可能的事愈應該去試一試，小劇場給了我們勇敢去冒險的機會，場地的包容也非常重要。」她認為香港的藝術創作人應面對社會有「擔當」，創作應貼近普通人的生活，並呼籲政府和社會應多關注劏房人士。

以《城市一切如常》獲得「最佳女主角」獎盃的黎玉清，領獎時眼泛淚光，她說：「原來站在這裡真的會不知道該講什麼，我覺得自己演得還不夠好，真的想不到會獲獎。其實每一個演員，都需要一個機會。」而頒獎嘉賓、舞蹈家邢亮則表示，作為優秀的女演員，最關鍵是要維持和諧的舞台狀態，少一些自我停頓，「身體應是表演介質，關鍵是要通過身體呈現和諧的氣質。」

■羅靜雯（中）感謝劏房住戶接受訪問，為劇本創作提供靈感。

